

繪畫是反映自然的鏡子？——淺談李歐塔（Jean-Etienne Liotard）水果靜物畫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陳明怡

摘要

李歐塔（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為十八世紀炙手可熱的肖像畫家，作品時常加入東方風格的元素。但到了生涯晚期，市場對於他的肖像畫需求下降，他轉而繪製靜物畫或欺眼畫（trompe-l'œil）。這類型的畫作，相對於他主要的肖像畫作品，是較為私人的創作，不再受限於委託人的要求，更貼近畫家本身的「創作信念」。

79歲時，李歐塔發表了《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Traité des principes et des règles de la peinture*），內容闡述他對於繪畫的觀點：「繪畫應該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鏡子」。他認為作品中應該盡可能的隱藏畫家創作時的筆觸，方能將事物真實的樣貌精準呈現。然而，在晚期的水果靜物畫中，我們看到了他的創作似乎有違自己提倡的「反對筆觸」之觀點，這些作品在筆法上明顯與他主要的肖像畫作所呈現的細緻平滑不同，可以清楚看見畫家用筆的痕跡。這是因為媒材使用上的差異、畫家技巧的衰退、畫家有意為之，或是這些是他晚年的練習之作？

本文期望從十八世紀水果靜物畫的發展、李歐塔自身創作歷程及選用的媒材，分析他晚年水果靜物畫的特點。

關鍵字

水果靜物畫、十八世紀、李歐塔（Jean-Etienne Liotard）、粉彩

前言

李歐塔出生於日內瓦，21 歲時前往巴黎，向袖珍畫家巴蒂斯特·馬塞 (Jean-Baptiste Massé, 1687-1767) 及洛可可風格畫家馮索瓦·勒摩恩 (François Lemoyne, 1688-1737) 學習。他在十八世紀是相當炙手可熱的肖像畫畫家，1738 年，前往鄂圖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為歐洲旅人繪製肖像畫。因此，李歐塔的作品中時常可見東方風格的元素。

但到了他的生涯晚期，市場對於他的肖像畫需求下降，他轉而繪製靜物畫或欺眼畫 (trompe-l'œil)。這類型的畫作，相對於他主要的肖像畫作品而言，是較為私人的創作，不再受限於委託人的要求，更貼近畫家本身的「創作信念」。他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中，繪畫了幾件水果靜物畫，如：《靜物：梨子、蘋果、李子與堅果》(Still-life: Pears, Apples, Prunes, and Nuts, 1784-1786)【圖 1】、《靜物：放在白色釉面盤上的梨子、蘋果，李子與核桃》(Still Life with Pears, an Apple, Plums and Walnuts on a White Glazed Plate, 1786)【圖 2】、《靜物：一籃蘋果》(Still Life: A Basket of Apples, 1786)【圖 3】，這些粉彩作品，展現了一種平凡生活經驗裡的美麗與簡潔。

李歐塔的靜物畫中，單獨以水果為主體的作品數量相對的較高，而在這些作品中，蘋果、桃子、梨子等水果最常成為繪畫對象。這些水果的挑選，並無跳脫水果靜物畫發展的傳統，但細究其構圖、筆法，與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間主流的靜物畫風格有很大的差異。筆觸鬆散、構圖平面化，畫面簡潔純粹，不像當時流行的奢華靜物畫。而在藝術家的繪畫生涯中，這些作品相較於早期的肖像畫和帶有東方色彩的風俗畫，也顯得較為隨性而靜謐。

是什麼導致了畫家晚年這些作品有所改變？本文將從水果靜物畫的發展釐清李歐塔這些作品的獨特性，這是他的創新抑或是根源於長期以來的水果畫發展？接著從畫家自身對於繪畫的觀點以及創作歷程，去探究這些繪畫的意義以及創作理念。

一、十八世紀前水果靜物畫傳統

(一) 靜物畫

「靜物」最初並不是一個獨立的畫種，它通常只是作為「歷史畫」的陪襯或裝飾。到了十七世紀，受到自由市場的影響以及迎合新興階級品味的轉變，藝術家們開始大量創作以日常物件為主題的靜物畫。靜物畫在荷蘭蓬勃發展，達到了

前所未見的高峰。然而，靜物畫在荷蘭地區以外，如：義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地，也各自發展了別於北方的繪畫風格。

在十七世紀前，靜物畫的內涵和作用，包括：作為在文學手稿書籍中的插圖、掛毯邊緣的裝飾，或具宗教、神話寓意的象徵，以及後來發展起來，用以警示世人萬物皆無意義的「萬物虛空畫」(Vanitas)。而後，靜物畫開始轉變為描繪日常生活的類型。在靜物畫的主題上，一般是觸手可及的事物，通常是與飲食相關的：碗、盤子、玻璃杯、瓶子、水壺、水果、鮮花；也有描繪書、煙斗、文件和日常生活中的小擺設。它們被畫家選定的原因，不外乎兩點：因為它們來自大自然，或是因為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以保持不變。¹ 此外，在十七世紀，荷蘭海上貿易興盛，從海外購得的珍貴稀品，也成了靜物畫中時常被描繪的題材，用以顯示物質生活的奢華。

如果說十七世紀的荷蘭靜物畫是西方靜物畫發展的第一個重要階段，到了十八世紀法國平民寫實主義靜物畫則是第二個重要階段。² 在十七世紀，法國也開始產生大量的靜物作品，可能是由於所處地理位置之故，明顯有著與荷蘭、義大利風格結合的特徵。在此時，法國靜物畫主要的風格是「背景的繁雜與華麗」。³ 到了十八世紀，法國已然成為靜物畫大國，當時人們對裝飾的熱忱，促進了逼真繪畫的繁榮，弗朗索瓦·德波特 (Alexandre - Francois Desportes, 1661-1743)、巴蒂斯特·奧德里 (Jean-Baptiste Oudry, 1686-1755) 是當時的領導人物，他們仿效了十七世紀建立的荷蘭傳統，作品多有狩獵場景。

但真正使法國靜物畫得到更高層次的讚揚，是來自於夏丹 (Jean-Baptiste Simeon Chardin, 1699-1779) 作品中的平靜、寫實以及生活感。他選用普通民眾的生活用品替代奢華的貴族用品，使靜物畫的欣賞角度和面向範圍擴大，構圖形式和特點也發生了變化。⁴ 在夏丹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趨於純粹的構圖，這與李歐塔晚期的靜物畫有深刻的關聯。李歐塔的靜物畫，與荷蘭以及法國流行的描繪奢華器物的作品不甚相似，他的作品中，多以水果獨立出現為主，畫面構圖單純。

(二) 水果靜物畫

在十六世紀，新大陸和亞洲的發現引起了人們對外來水果和食物的濃厚興

¹ Norman Bryson, "Chardin and the Text of Still Life," *Critical Inquiry* 15. 2 (1989): 235.

² 恩剛，〈法國 18、19 世紀靜物畫題材與構圖特點的研究——結合透視分析平民寫實主義和後印象主義靜物畫〉，《美術大觀》5 期 (2017)，頁 74。

³ 王興吉、張奇典，《西方美術史上的經典：靜物》(長春市：吉林美術出版社，2011)，頁 1。

⁴ 恩剛，〈法國 18、19 世紀靜物畫題材與構圖特點的研究——結合透視分析平民寫實主義和後印象主義靜物畫〉，頁 74。

趣，當時所描繪的水果通常是寓言式的。當所描繪的水果看起來新鮮成熟，象徵著豐富、慷慨、多產、年輕和活力。然而，處於腐爛狀態的果實提醒我們，人們終將難逃死亡，它有時是罪惡和人類腐敗的反映。⁵ 至十七世紀後，水果在繪畫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要歸功於視覺上的吸引力。梨子、櫻桃、橘子等水果具有豐富色澤、結實、形狀大、容易進行位置調整擺放的特性，可以作為造型美觀的小擺設或雕塑。至少自十八世紀開始，人們就會把水果作為裝飾，放在碗裡或家具上，而不是餐桌上或廚房內。⁶ 水果靜物，變成了一種美學的混合物，幾乎失去作為食物的意義——它變成一個純粹的裝飾主題。⁷

1594年，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571-1610）的《水果籃》（*Basket of Fruit*）【圖4】是最早的獨立靜物畫。⁸ 背景使用淺色調，凸顯了主體——水果籃，背景的平面化，使主體更為立體豐厚。竹籃內除了各類水果，枝葉的擺放平衡了畫面的和諧，也彷彿透過精心設計，形成類似於花藝的獨特美感。到了十七世紀，仍有以水果為單獨主題的畫作。在荷蘭阿德里亞恩·庫爾特（Adriaen Coorte, 1665-1707）的繪畫場景以及物件構圖的方式，有別於當時北方地區流行的奢華和富裕。例如：1701年的《桌上的醋栗》（*Gooseberries on a Table*）【圖5】，一串醋栗被放置在桌子的邊緣，畫面中沒有其他物件，畫家以強烈的光照以及深色的背景，加強了水果本身的飽滿。這樣的表現方式，在他許多作品中時常可見。另外，又如：魯賓·鮑金（Lubin Baugin, 1610-1663）1628年的《水果杯》（*Coupe de Fruits*）【圖6】、路易斯·莫永（Louise Moillon, 1610-1696）的《杏子置於陶瓷碗中，李子置於石壁架上》（*Apricots in a Ceramic Bowl, with Plums on a Stone Ledge*, 1631）【圖7】。這些作品中都可以明顯看出畫家們對於水果的描繪，有別於十七世紀所流行的創作風格。而胡安·阿雷拉諾（Juan de Arellano, 1614-1676）為當時西班牙有名的花卉畫家，但他於1660的一件水果畫《水果靜物》（*Still Life with Fruit*）【圖8】有著與李歐塔靜物畫較為相似的表現。雖然目前尚未有明確的證據指出這幾位十七世紀藝術家的水果靜物畫對李歐塔及夏丹實際的影響，但從十七世紀這些較為少數的、單獨以水果為主題的畫作來看，可知水果靜物畫的創作並非只侷限於奢華擺設或與其他物件組合的形式。

⁵ Mark Mitchell, “The Connotations Of Fruit In Art And Still Life Paintings”參自
<<https://www.markmitchellpaintings.com/blog/the-connnotations-of-fruit-in-art-and-still-life-paintings/>>（2019年1月5日檢索）。

⁶ Kenneth Bendiner, *Food in Paint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p. 24.

⁷ Kenneth Bendiner, *Food in Paint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p. 221.

⁸ Sybille Ebert Schifferer, *Still Life: a History* (New York: Abrams, 1999), p. 80.

二、李歐塔的靜物畫創作

(一) 李歐塔生涯發展

李歐塔 20 多歲時，就已在巴黎漸漸嶄露頭角，但在被皇家藝術學院 (Académie Royale) 拒絕後，前往義大利，在那裡獲得到許多肖像畫的委託。⁹ 1738 年，他穿越地中海地區旅行，並於鄂圖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定居四年，為歐洲旅人繪製肖像畫。受到了土耳其風情的薰陶，李歐塔開始對土耳其服飾產生濃厚的興趣，在他的許多自畫像中，即可見他蓄起長長的鬍子，並穿著土耳其服飾，對於當時的歐洲社會來說，並不常見。¹⁰ 而他的穿著舉止，使他被稱作——土耳其畫家。他的風格雖明顯是歐洲化的，但卻融入了恰到好處的東方魅力。¹¹ 雖然在法國以及英國學院內，並不重視肖像畫或風俗畫，粉彩的地位也不及油畫。但李歐塔的足跡仍遍佈維也納、阿姆斯特丹、巴黎和倫敦，他為許多名人，甚至是王公貴族繪製肖像畫。¹²

1767 年，李歐塔回到自己的故鄉，他晚年接到的肖像畫委託需求下降，轉而將繪畫重心放在靜物畫或風景主題，例如他少數的風景畫《藝術家於日內瓦的屋外景色》(*View from the Artist's House in Geneva*) 【圖 9】即是 1768 年回到日內瓦所作。¹³ 1781 年，李歐塔 79 歲時，發表了《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內容闡述他對於繪畫的觀點：「繪畫應該是反映自然的一面鏡子」¹⁴，強調依循著「自然」創作的重要性，並且不要以鬆散的運筆塗抹粉彩或油彩，以抑制「筆觸」的出現，盡可能地表現出現實的樣態，達到錯覺的效果。¹⁵ 他也提到：

在揚·海以森 (Jan van Huysum, 1682-1749) 的花卉和水果畫作中，
將油畫發揮到了極致……他把所有可能的真相都畫了出來；他表現

⁹ Liotard 生平參見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an-%C3%89tienne_Liotard> (2018 年 12 月 16 日檢索)。

¹⁰ The Getty Museum: <<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artists/542/jean-tienne-liotard-swiss-1702-1789/>> (2018 年 12 月 16 日檢索)。

¹¹ Emily Danielle Kalaher, *A Painterly Performance of Politeness: Jean-Étienne Liotard's "Still Life: Tea Set" and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5), p.23.

¹² Jean-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15), p. 136, pp. 102-103, pp. 140-147.

¹³ Jean-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p.21.

¹⁴ The Getty Museum: <<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artists/542/jean-tienne-liotard-swiss-1702-1789/>> (2018 年 12 月 16 日檢索)。

¹⁵ Jean-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p. 21.

大自然的一切微妙和輕盈……沒有任何一幅油畫能在生動和逼真程度上與他的作品相媲美。¹⁶

從《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中我們看到了李歐塔對於靜物畫的看法，是追求逼真和生動，但文中提出的是對於油彩靜物畫的看法。在李歐塔晚期的靜物畫中，尤其是水果靜物，仍多以粉彩創作，而對照畫家使用粉彩創作的肖像畫，發現他在處理水果靜物畫時，反而捨棄了細緻的技巧，可清楚的看見畫家的筆觸，這樣的轉變是受到畫家身體年老的限制？還是畫家對於粉彩的水果靜物畫有其他不同的看法，以至於在表現手法上有明顯的不同？

（二）李歐塔的靜物畫

在李歐塔目前已知的作品中，有 400 多幅的粉彩和油畫，250 多件素描，幾 10 件細密畫，和少數的蝕刻版畫。而他現存的靜物畫只有 30 餘件，並且大多是在他生涯最後二十年內完成的。¹⁷ 在日內瓦，肖像畫有著久負盛名的傳統，而靜物畫的領域，則沒有著名的前輩藝術家。但李歐塔職業生涯的足跡，尤其是在法國和荷蘭，都接觸到了靜物畫。自 1740 年左右開始，他在幾幅肖像畫中加入了靜物的元素。¹⁸ 例如：1754 年的《拉韋涅家族的早餐》（*Le Dejeuner Lavergne*）【圖 10】、1756 年的《早餐時的荷蘭姑娘》（*Dutch Girl at Breakfast*）【圖 11】、1765 年的《奶油》（*La Beurree*）【圖 12】，而以水果入畫的肖像畫有 1761 年的《內克爾夫人》（*Suzanne Curchod*）【圖 13】。到了晚期，他轉向獨立的靜物畫（以及寫作），因為年齡、品味的變化以及他的右派政治立場，他不再接受肖像創作的委託。¹⁹ 在十八世紀，除了一些用來作為特定地點的大型裝飾品的委託訂購外，大多數靜物畫作品都沒有經過委託，而是存貨販售。但李歐塔晚年創作的靜物畫可能並不是以販售作為目的，從他作品的履歷中可見，這些靜物畫並沒有交易及委託紀錄，有幾件作品後面還有李歐塔兒子註記的文字，例如：《靜物：放在白色釉面盤上的梨子、蘋果，李子與核桃》【圖 2】背後註記了：「Jean-Etienne Liotard：我父親 1786 年於貝尼安所畫。」²⁰ 可以推知這些作品很可能是保存在畫家的家中。

30 多幅的純靜物畫中，有 23 件是以水果為主，目前有 13 件可以確定其水

¹⁶ Jean-Etienne Liotard, *Traite des principes et des regles de la peinture*, ed. Pierre Cailler (Switzerland, 1945), p.98. 英文翻譯自 Emily Danielle Kalaher。

¹⁷ Marcel Roethlisberger, "Jean-Etienne Liotard as a Painter of Still Life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Journal* 13 (1985): 109.

¹⁸ Marcel Roethlisberger, "Jean-Etienne Liotard as a Painter of Still Lifes," p109.

¹⁹ Marcel Roethlisberger, "Jean-Etienne Liotard as a Painter of Still Lifes," p109.

²⁰ Sotheby: <<http://www.sothebys.com/en/auctions/ecatalogue/2017/old-master-british-works-paper-117040/lot.81.html>>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果內容以及媒材，9 件是粉彩、其餘 4 件是油彩。²¹ 而他其他的靜物畫中，處理瓷器的作品，規模都比較大一些，也皆為油彩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在李歐塔的靜物作品中，多以較為中性的色調，如：淺灰色或棕色，作為背景，呈現一種簡樸的樣貌。李歐塔對於自己於 1782 年 8 月創作的靜物畫給予很高的評價，他甚至認為這些作品在新鮮度、生動度和空間感表現的比他自己很欣賞的靜物畫家海以森還要好。²² 由此可知，畫家在創作靜物畫時，雖對於海以森的評價很高，但他選擇了不一樣的表現方式，甚至是不同的媒材。另外，也可以看出對李歐塔來說，靜物畫是他相當重視的繪畫主題。

在水果的選擇上，李歐塔並沒有特別跳脫以往水果靜物畫的傳統，主要仍是以蘋果、梨子、桃子以及堅果類為主，不過他並未將繪畫的重點放在水果質地的描繪，反倒更重視整體的靜態感。而且與前述幾件十七世紀的水果靜物畫比較，在作品的構圖、視角上，李歐塔的作品，更放大了主題，忽略背景的細節。有人認為畫家年歲已高，而導致他的技法出現了明顯的粗糙。例如：一些桌角的不規則狀。但某種程度，我們能從這些自成一格的作品中，感受到一位年長大師的智慧與寧靜。他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坦率來表達自己。²³

回顧李歐塔巔峰時期的肖像畫，畫面細緻，高拋光度，但是人物的微妙造型和極少的陰影導致畫面空間變平。這種平面性通常意味著他的人物中缺乏體積或質量，並且使環境缺乏深度。儘管李歐塔將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作為完美的終極模式，他仍大力讚揚東方藝術「光滑，乾淨，整潔」。²⁴ 他沒有專注於幻覺深度，而是將空間視為模式。繪畫中的平面性，對細節處以及對圖案的關注使得李歐塔的肖像畫凸顯出人物直觀的「外在」。他並沒有試圖描繪筆下人物的內心世界或心理深度，而是始終關注他們的外表。對李歐塔來說，圖像表現和他對自我的概念都是基於「物質上特定的外在性」。²⁵ 然而在他一些描繪土耳其服飾的風俗畫或肖像畫中，又能看見他對繁複圖樣的掌握，因此，李歐塔繪畫中的平面性，並不是因為畫家不會處理複雜圖像，而是畫家更關注人物表象的「真」，畫家似乎將人物定格，為了更為精確的描繪真實所見，因而刻意忽視被描繪者的內在、個性以及社會地位。而在晚期水果靜物畫中的平面性與簡潔，大致上呼應了早期肖像畫的創作手法，但卻在筆觸上開始鬆動。

²¹ Roethlisberger and Loche 2008, nos 553-73.

²² Jean-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p.166.

²³ Marcel Roethlisberger, "Jean-Etienne Liotard as a Painter of Still Lives," p. 113.

²⁴ Mary Sheriff, *Cultural Contact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an Art since the Age of Explor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²⁵ Ewa Lajer Burcharth, *Cultures of Forgery: Making Nations, Making Selv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134.

(三) 十八世紀法國水果靜物畫

與李歐塔同時期，並在法國引領靜物畫主流的德波特和奧德里，他們的水果靜物畫作，與李歐塔有明顯的不同。德波特單獨以水果為主的靜物畫數量較少，他的水果較常與其他蔬菜、肉食放在一起，或是放置在戶外場景，例如：《風景中的水果、花卉與蔬菜》(*Fruits, Flowers and Vegetables in a Landscape*, 1720)【圖 14】。

從李歐塔一件最出名的靜物畫《樂透遊戲》(*The Game of Lotto*, 1771-1773)【圖 15】可以看出他的靜物畫受到了夏丹影響，他的構圖直接參考了夏丹著名的《煙斗與水瓶》(*Pipes and Drinking Pitcher*, 1737)【圖 16】，李歐塔可能是在他 1746 年到 1753 年，第二次到訪巴黎的期間見過此作。²⁶ 夏丹在油彩作品中表現了荷蘭藝術傳統中的空間和氛圍，以光線、顏色展現事物的真實，著重於日常景物的觀察描繪。李歐塔在主體上選擇了一個類似的盒子放置於桌面上，也以打開的樣子呈現盒體，桌子的角度類似，且都露出木桌桌緣，不過李歐塔的視角更近一些。我們看到了他的靜物畫受到夏丹的影響。在水果的表現上，夏丹較少單獨以水果為主的繪畫，旁邊還是會有不同材質的容器，例如：1728 年的《銀色高瓶》(*The Silver Goblet*)【圖 17】、1760 年《草莓籃》(*Strawberry Basket*)【圖 18】，媒材使用上夏丹多以油彩創作，雖說兩人的畫面都表現出一種單純無華的氛圍，但用色上李歐塔的作品較為明亮，而在立體感的處理上夏丹的前後景深表現得較為明顯。而他們也都有在水果畫作中，放入堅果的元素。

而受李歐塔讚揚的海以森，作品多以花卉為主，水果通常是作為穿插於繁茂植物旁的點綴，其中一件李歐塔收藏的《在插有罌粟和絲柏的園藝花瓶前的水果和鮮花》(*Fruit and Flowers in front of a Garden Vase with an Opium Poppy and a Row of Cypressess*, 1731-1732)【圖 19】，可以看到海以森描繪了大量的水果與花卉，相較於德波特的《風景中的水果、花卉與蔬菜》【圖 14】，海以森的畫面較為緊湊，而且視角也比較接近李歐塔的作品，將物體擺放的靠近觀者，雖然整幅繪畫看上去有點缺乏景深和層次，但他對於水果質地的描繪確實非常精細，如左下角葡萄的光澤【圖 20】，每個角度都不相同，右邊桃子細微的絨毛也清晰可見，這是在德波特等人的作品中較難看到的細緻，如德波特的《靜物與執壺》(*Still Life with Ewer*, 1734)【圖 21】，同樣描繪葡萄和桃子，但水果的質地卻不如海以森自然。

因此，李歐塔對於海以森的讚賞絕非過譽，觀看兩人的繪畫作品，除了先

²⁶ Marcel Roethlisberger, "Jean-Etienne Liotard as a Painter of Still Lifes," p. 112.

決媒材使用上的不同造成畫面效果有出入之外，兩人在近觀主體的構圖上有著頗為相似的關聯。但對於水果本身細節的精緻度以及整體畫面中物件的鋪排，卻又有著完全迥異的差別。

三、Liotard 水果靜物畫反映的自然

(一) 欺眼畫 (Trompe-l'œil) 的真實

欺眼畫指的是一種繪畫意圖，畫家運用高度的寫實繪畫技巧來達到欺騙視覺的效果。²⁷

我們目前所用的「欺眼」一詞，大約在 1800 首先被使用於法國，如今廣泛的用於被標明為各種幻象主義的更大的含義中。作為一個特定的類別，在理想情況下，欺眼畫只描繪靜物，並處於下列條件之下：實物大小（以距離觀者有一定距離之尺寸來顯現）；不被畫作本身的邊緣切割；以它們自然的色彩顯現；具備適合作品預計懸掛之地的光線；以及融入其環境的功能性脈絡中。²⁸

李歐塔的欺眼畫很可能是受十七世紀荷蘭畫家范·米里斯 (Frans van Mieris, 1635-1681) 影響，他收藏了米里斯三件作品。1771 年的《葡萄》(Weintrauben)【圖 22】更可能是受到荷蘭畫家吉斯布雷希特 (Cornelis Gijsbrechts, 1630-1683) 和威勒特·瓦蘭特 (Wallerant Vaillant, 1623-1677) 的影響。²⁹ 例如使用了懸掛著葡萄的「木板」的元素。在十八世紀的倫敦和巴黎，人們對於欺眼畫的興趣催生了一個市場，李歐塔在 1771 年巴黎、1773、1774 年倫敦的個人作品拍賣會上，³⁰ 皆有展出幾件欺眼畫，似乎是為了增加收入而做。³¹ 而李歐塔對於自己欺眼畫類型的作品感到相當滿意，在《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中提及了自己如何欺騙了旅客，以及自己對這些作品的滿

²⁷ 江珠綺，〈賽謬爾·凡·胡格斯特拉登的欺眼畫〉，《議藝份子》20 期 (2013.3)，頁 134。

²⁸ 原文：“Our present term ‘trompe-l'œil’ first came into use in France around 1800, and is now generally used in the larger sense to designate all types of illusionism. As a specific genre, trompe-l'œil ideally depicts only stationary objects, and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in their actual size (or in the size in which they would appear at a certain distance); uncut by the edges of the painting itself; in their natural colors; with lighting appropriate to the spot where the work is intended to be hung; and blending into the functional context of their surroundings.” 引自 Sybille Ebert-Schifferer, *Still Life: A History*, translated by Russell Stockman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8), pp. 162-164. 翻譯自江珠綺，〈賽謬爾·凡·胡格斯特拉登的欺眼畫〉，頁 134-135。

²⁹ Jean-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p. 168.

³⁰ 李歐塔於 1773、1774 於倫敦舉辦過個人作品拍賣會，參自 Jean 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p. 20.

³¹ Jean-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p. 168.

意。³²

另外，他的《靜物：茶具》（*Still Life: Tea Set, 1783*）【圖 23】雖然並非典型的欺眼畫，但在這件作品中，他巧妙地加入一種虛幻的效果。如前所述，李歐塔在《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裡反對了「不加掩飾筆觸」，但到了晚期的靜物畫中又時常可見這些筆觸。畫家努力追求虛幻的技巧，視覺的欺騙和現實主義，但同時也強烈地意識到並接受了畫面平坦的物質表面。在這件作品中，我們可以透過整體畫面平面一致，來研究每一個物件表面的質感——瓷器的光澤平滑，糖的顆粒狀，金屬的反射，麵包的奶油狀，半透明液體的清澈。然而，如果關注單個物體的「表面」時，李歐塔的幻覺（*illusion*）被繪畫和畫布的明顯物質性所破壞。³³ 李歐塔所追求的幻覺，意即將實物轉換到畫布上的真實感，在這件作品的細節中被打破，已不像前期的作品。此作中許多地方出現粗糙的筆觸或模糊，Emily Danielle Kalaher 認為這是畫家「刻意為之」的選擇，他認為這樣模糊的效果能促成這件作品的社會共鳴。³⁴

（二）、創作媒材的選擇

李歐塔以粉彩畫創作聞名，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了對顏色的精準定義。並且可以證實李歐塔擁有製作自己的粉彩的技術和知識。他在各種各樣的載體上繪製粉彩。李歐塔特別喜歡小牛皮紙（*vellum*），小牛皮紙經常被十八世紀的粉彩畫家使用。它可以抓住柔和的顏料，完美地模仿肖像中的皮膚紋理。但是紋理並不是李歐塔使用小牛皮紙的唯一原因。剛做成的小牛皮紙非常光滑，白色和半透明的小牛皮表面使他能夠處理小尺寸細節。同時，它吸收顏色的特性比一般的紙來的更有層次。³⁵

雖然李歐塔亦有油畫作品，但在他晚期的水果靜物畫中，大多還是以粉彩為主。比對他的粉彩肖像畫和粉彩靜物畫，明顯發現畫家在筆觸處理上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雖然兩種類型的畫作，畫家都以「平面化」的方式來表現「外在特質」的真，但兩種表現方式又是如此不同。在肖像畫中，他盡可能表達肌膚的平滑，但在水果靜物畫中，那些筆觸又彷彿是刻意為之。

如果說是畫家的技巧下降，雖說不無可能，因為創作這些作品時，他已年過七十，有幾件甚至是在他八十來歲時完成。但比較同年在 1786 年，畫家正值

³² Jean-Etienne Liotard,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p. 168.

³³ Emily Danielle Kalaher, *A Painterly Performance of Politeness: Jean-Étienne Liotard's "Still Life: Tea Set" and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 27.

³⁴ Emily Danielle Kalaher, *A Painterly Performance of Politeness: Jean-Étienne Liotard's "Still Life: Tea Set" and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 28.

³⁵ Leila Sauvage and Cécile Gombaudo, "Liotard's Pastels: Techniques of an 18th-century Pastellist," (*Archetype*: 2015), p. 38.

84 歲時的兩件作品：《靜物：放在白色釉面盤上的梨子、蘋果，李子與核桃》【圖 2】、《靜物：一籃蘋果》【圖 3】，前者可以看到梨子上飛亂輕盈的筆觸，畫家似乎並沒有想掩飾的打算，甚至在背景上也可看到不同色階的線。而後者，雖然拋光感和細緻度，仍與油彩不同（例如：1783 年的《蘋果靜物》（*Still life with Apples*）【圖 24】），但整體上可以清楚看出比同年的前一件作品更為精細。因此說明，畫家在年歲已高之時，仍能掌握不同的細緻度，【圖 2】中的筆觸更像是畫家留下的。

1784-1786 年的《靜物：梨、蘋果、李子和堅果》（*Still Life: Pears, Apples, Prunes and Nuts*）【圖 1】筆觸也同樣明顯，本作與【圖 2】皆是畫在羊皮紙（parchment）上的作品，不像藝術家其他件靜物畫作品，多畫在紙、帆布、小牛皮上。粉彩繪於羊皮紙上的效果，在色彩鮮豔度、光澤度、柔軟度以及精緻度都較小牛皮紙要來的差，因此造成這兩件作品的細緻度及質感與其他作品較為不同的原因，很可能與紙的材質相關。但於 1775 年創作的《瑪莉安·李歐塔手握娃娃》（*Marianne Liotard Holding a Doll*）【圖 25】中可以見到畫家就算將粉彩繪於羊皮紙上，仍能處理出如畫在小牛皮紙上的光滑精細。因此，使用羊皮紙，雖然在畫作呈現的質感上略微不同，但卻並非是造成畫面中明顯筆觸的原因。另外，這兩件作品都被安裝於帆布上，因此也能推測此兩件作品並非畫家隨手練習之作。

而與油彩靜物畫相比，雖然油彩的光澤度較高，但如前一節所言，即使在油彩作品，如《靜物：茶具》【圖 23】中，李歐塔也將「筆觸」應用在某些物件的表面上。綜觀上述，李歐塔晚期水果靜物畫作中的筆觸，並非因為畫家年事已高而造成技巧的拙劣，反而是畫家有意留下的選擇，他改變了於 1781 年《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中的觀點，或說，畫家可能改變了對於「真實」的定義，他所追求的「真」已不再侷限於表象。又或者，當作品的創作目的不再是表現人物真實樣貌，如肖像畫，或為了製造錯覺的「欺眼畫」，這些筆觸反而成了藝術家對於繪畫創作的另一種選擇。

結語

李歐塔晚年創作的二十餘幅水果靜物畫，在用色、構圖、繪畫視角、筆觸上和十七、十八世紀主流的靜物畫家有所不同，比照他自己的繪畫生涯，這些作品也顯得獨特。在整體靜物畫發展上，以水果單獨為題的作品，比例並不是特別多，但從卡拉瓦喬的《水果籃》【圖 4】作為靜物畫的開端，就以水果作為主要繪畫對象，顯示了水果在畫家眼中具有重要的吸引力。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義大利等地區也有一些畫家承襲了只以水果為主要的作品，在這類型作品中，畫面稍微單純，但李歐塔的作品與十七世紀之作相比，仍顯得更加樸實。

李歐塔晚期的這幾件作品，很可能是受到比他早一點的夏丹的平民寫實風格影響。

而將他的靜物畫與他巔峰時期的肖像畫比對，發現無論是處理何種畫類，都以較為「平面化」的表現方式來呈現他所描繪的主體，他認為這樣才是如實的表現人物或靜物的「外在特質」，這才是他所追求的「真」，因此在他的水果靜物畫中，背景多施以淺灰或淺棕色，不像當時期的靜物畫家習慣用較為深色的背景來凸顯主體。但在筆觸的使用上，有較為明顯的不同。早期的作品是以細緻的技巧、平滑的表面聞名，在他的肖像畫、風俗畫中很難看到筆觸的流動。這也符合他在自己的著作《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中所提到的「反對筆觸」的觀點，那為何他晚年的作品中會留下這些浮動的筆觸呢？

晚年的水果靜物畫，並非受委託創作，而是出於本身喜好而作，這些作品是他回到故鄉後所創作。是不是因為畫家年老所以無法有效掌握繪畫技巧呢？從他 86 歲那年的兩件作品比較，發現其中一件筆觸特別明顯，而另一件作品則以較為光滑的表面呈現，因此推論畫家的技巧或許並沒有下降的如此快速。在油彩靜物畫《靜物：茶具》【圖 23】中，有許多繪畫技巧與《論繪畫的原則與規則》相呼應，然而，卻也有幾處違反了自己的論點，若觀看作品整體，能清楚辨別物件的質地，但細看每個物件會發現畫家留下了筆觸。這些筆觸是畫家有意為之的選擇，在後期的幾件水果靜物畫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表現方式。這樣的選擇很可能是畫家對於「真實」的定義逐漸轉向，亦可能因應主題的不同，藝術家有了不一樣的創作想法。在肖像畫中，真實的人有各種面向：性格、情緒、身份地位、階級，因此藝術家選擇以一種接近「空洞」的客觀眼光描繪人物表面的真實感，而水果靜物本身作為具體的客觀物，因此筆觸對它們的箝制反而不那麼強烈。在水果靜物畫中，畫家追求的是整體視覺的自然性。李歐塔晚年所追求的「反映自然」似乎已經不再是筆觸的鬆動與否，不是物件質地的精細，而是畫面的整體，更類似於夏丹作品中對於日常物的專注觀察。

參考資料

中文專書

王興吉、張奇典，《西方美術史上的經典：靜物》，長春市：吉林美術出版社，2011。

中文論文

1. 江珠綺，〈賽繆爾·凡·胡格斯特拉登的欺眼畫〉，《議藝份子》20期（2013.3），頁133-146。
2. 恩剛，〈法國18、19世紀靜物畫題材與構圖特點的研究 紀靜結合透視分析 平民寫實主義和後印象主義靜物畫〉，《美術大觀》5期（2017），頁74-75。

西文專書

1. Bendiner, Kenneth. *Food in Painting: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2. Danielle Kalaher, Emily. *A Painterly Performance of Politeness: Jean-Étienne Liotard's "Still Life: Tea Set" and Iden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6.
3. Liotard, Jean-Etienne. *Jean-Etienne Liotard, 1702-1789*.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2015.
4. Sheriff, Mary. *Cultural Contact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an art since the Age of Explora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西文論文

1. Bryson, Norman. "Chardin and the Text of Still Life." *Critical Inquiry* 15.2 (Winter, 1989): 227-252.
2. Roethlisberger, Marcel. "Jean-Etienne Liotard as a Painter of Still Live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Journal* 13 (1985): 109-120.
3. Sauvage, Leila. and Gombaud, Cécile. "Liotard's Pastels: Techniques of an 18th-century Pastellist." (Archetype: 2015): 31-45.
4. Shelley, Marjorie. "Painting in the Dry Manner: The Flourishing of Pastel in 18th-Century Europ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68.4 (2011): 4-56.

圖版目錄

- 【圖 1】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Pears, Apples, Prunes and Nuts*. 1784-86, pastel on parchment, mounted on canvas, 24 x 34.5 cm, Museum Oskar Reinhart, Winterthur.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38899>>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2】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with Pears, an Apple, Plums and Walnuts on a White Glazed Plat*. 1786, pastel on parchment, mounted on canvas, 23.5 x 31.5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38725>>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3】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A Basket of Apples*, 1786, pastel on paper, 36 x 45.5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38820>> (2019 年 1 月 7 日檢索)。
- 【圖 4】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Basket of Fruit*. 1599, oil on canvas, 46 x 64.5 cm, Biblioteca Ambrosiana, Milan. 圖版來源：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ket_of_Fruit_\(Caravaggio\)#/media/File:Canestra_di_frutta_\(Caravaggio\).jpg](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ket_of_Fruit_(Caravaggio)#/media/File:Canestra_di_frutta_(Caravaggio).jpg)>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5】 Adriaen Coorte, *Gooseberries on a Table*. 1701, oil on paper mounted on wood, 29.7 x 22.8 cm,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圖版來源：Cleveland Art: <<http://www.clevelandart.org/art/1987.32>>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6】 Lubin Baugin, *Coupe de fruits*. 1628, oil on panel, 37 x 49 cm, Museum of Fine Arts of Rennes. 圖版來源：Wikip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Lubin_Baugin_-_Coupe_de_fruits.jpg>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7】 Louise Moillon, *Apricots in a Ceramic Bowl, with Plums on a Stone Ledge*. 1631, oil on panel, 39.4 x 52.1 cm. 圖版來源：Cleveland Art: <<https://arthistoryproject.com/artists/louise-moillon/apricots-in-a-ceramic-bowl-with-plums-on-a-stone-ledge/>>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8】 Juan de Arellano, *Still Life with Fruit*. 1660, oil on canvas, 28.5 x 37cm, Museo del Prado. 圖版來源：Museo del Prado: <<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the-collection/art-work/still-life-with-fruit/d9d72b93-42c5-4092-bcd0-7428a08b37d3>> (2019 年 1 月 7 日檢索)。
- 【圖 9】 Jean-Etienne Liotard, *View from the Artist's House in Geneva*. 1768, pastel and gouache on vellum, 46 x 59.7 cm, Rijksmuseum, Amsterdam.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40506>> (2019 年 1 月 5 日檢索)。
- 【圖 10】 Jean-Etienne Liotard, *Le Dejeuner Lavergne*. 1754, pastel on paper, 80 x 100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40346>>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11】 Jean-Etienne Liotard, *Dutch Girl at Breakfast*. 1756, oil on canvas, 46.8 x 39 cm, Rijksmuseum, Amsterdam. 圖版來源：Rijksmuseum:
<<https://www.rijksmuseum.nl/en/collection/SK-A-5039>> (2019年1月5日檢索)。
- 【圖 12】 Jean-Etienne Liotard, *La Beurree*. 1765-1770, oil on canvas, 63.5 x 70.5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40961>> (2019年1月8日檢索)。
- 【圖 13】 Jean-Etienne Liotard, *Suzanne Curchod*. 1761, pastel, 35.1 x 42 cm, Schönbrunn Palace. 圖版來源：
Wikimedia:<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uzanne_Curchod,_by_Jean-Etienne_Liotard.jpg> (2019年1月7日檢索)。
- 【圖 14】 Desportes, *Fruits, Flowers and Vegetables in a Landscape*. 1720, oil on canvas, 93 x 119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Web Gallery of Art:
<https://www.wga.hu/html_m/d/desporte/landscap.html> (2019年1月8日檢索)。
- 【圖 15】 Jean-Etienne Liotard, *The Game of Lotto*. 1771-1773, pastel on paper, 36.8 x 44.5 cm, Musée d'art et d'histoire, Geneva.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40714>> (2019年1月8日檢索)。
- 【圖 16】 Jean Siméon Chardin, *Pipes and Drinking Pitcher*. 1737, oil on canvas, 32.5 x 40 cm, Louvre Museum.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ean_Sim%C3%A9on_Chardin_-_Still-Life_with_Pipe_and_Jug_-_WGA04756.jpg> (2019年1月7日檢索)。
- 【圖 17】 Jean Siméon Chardin, *The Silver Goblet*. 1728, oil on canvas, 42.9 x 48.3 cm, Saint Louis Art Museum, St. Louis, MO, US. 圖版來源：Wikiart:
<<https://www.wikiart.org/en/jean-baptiste-simeon-chardin/the-silver-goblet>> (2019年1月8日檢索)。
- 【圖 18】 Jean Siméon Chardin, *Strawberry Basket*. 1760, oil on canvas, 46 x 38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Wikiart: <<https://www.wikiart.org/en/jean-baptiste-simeon-chardin/strawberry-basket-canasta-de-fresas>> (2019年1月8日檢索)。
- 【圖 19】 Jan van Huysum, *Fruit and Flowers in front of a Garden Vase with an Opium Poppy and a Row of Cypresses*. 1731-1732, oil on panel, 80 x 61 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an_van_Huysum_-_Fruit_and_Flowers_in_front_of_a_Garden_Vase_with_an_Opium_Poppy_and_a_Row_of_Cypresses_1731-2.jpg> (2019年1月8日檢索)。
- 【圖 20】 Jan van Huysum, *Fruit and Flowers in front of a Garden Vase with an Opium Poppy and a Row of Cypresses*.局部。

- 【圖 21】 François Desportes, *Still Life with Ewer*. 1734, oil on canvas, 84x 138 cm, Louvre Museum. 圖版來源：Wikimedia: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ran%C3%A7ois_Desportes_-_Still-Life_with_Ewer_-_WGA06325.jpg> (2019 年 1 月 6 日檢索)。
- 【圖 22】 Jean-Etienne Liotard, *Weintrauben*. 1771-1774, pastel on paper, 40.5 x 32 cm,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圖版來源：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https://www.khm.at/objektdb/detail/1098/>> (2019 年 1 月 6 日檢索)。
- 【圖 23】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Tea Set*. 1781-1783, oil on canvas mounted on board, 37.8 x 51.6 cm,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圖版來源：The J. Paul Getty Museum:<<http://www.getty.edu/art/collection/objects/735/jean-etienne-liotard-still-life-tea-set-swiss-about-1781-1783/>>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24】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with Apples*. 1783, oil on paper mounted on canvas, 48.5 x 37,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Pubhist:
<<https://www.pubhist.com/w40961>>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 【圖 25】 Jean-Etienne Liotard, *Marianne Liotard Holding a Doll*. 1775, pastel on parchment, 45 x 50 cm, Schönbrunn Palace. 圖版來源：<
<https://www.pubhist.com/w40314>> (2019 年 1 月 8 日檢索)。

圖版



【圖 1】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Pears, Apples, Prunes and Nuts*, 1784-1786.



【圖 2】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with Pears, an Apple, Plums and Walnuts on a White Glazed Plate*, 1786.



【圖 3】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A Basket of Apples*, 1786.



【圖 4】 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Basket of Fruit*, 1594.



【圖 5】 Adriaen Coorte, *Gooseberries on a Table*, 1701.



【圖 6】 Lubin Baugin, *Coupe de fruits*, 1628.



【圖 7】 Louise Moillon, *Apricots in a Ceramic Bowl, with Plums on a Stone Ledge*, 1631.



【圖 8】 Juan de Arellano, *Still Life with Fruit*, 1660.



【圖 9】 Jean-Etienne Liotard, *View from the Artist's House in Geneva*, 1768.



【圖 10】 Jean-Etienne Liotard, *Le Dejeuner Lavergne*, 1754.



【圖 11】 Jean-Etienne Liotard, *Dutch Girl at Breakfast*, 1756.



【圖 12】 Jean-Etienne Liotard, *La Beurree*, 1765-1770.



【圖 13】 Jean-Etienne Liotard, *Suzanne Curchod*, 17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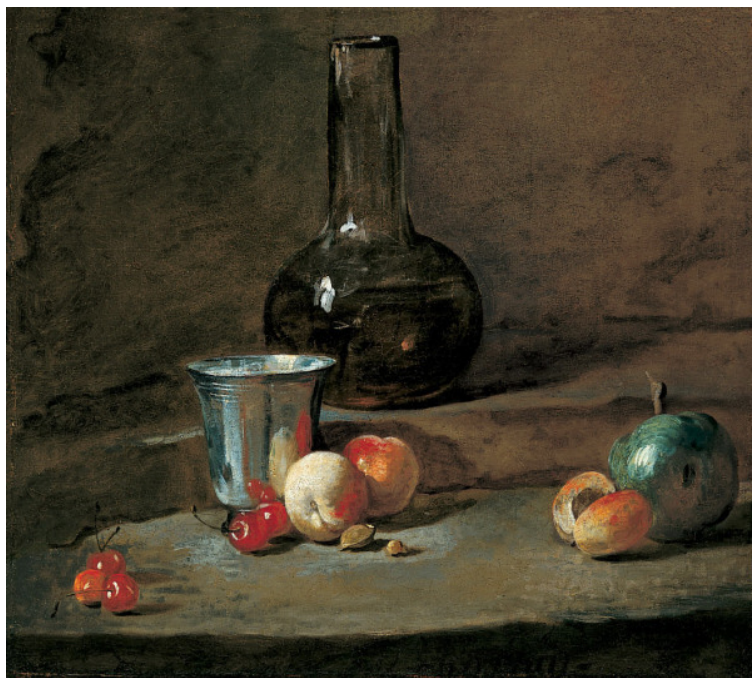
【圖 14】 Desportes, *Fruits, Flowers and Vegetables in a Landscape*, 1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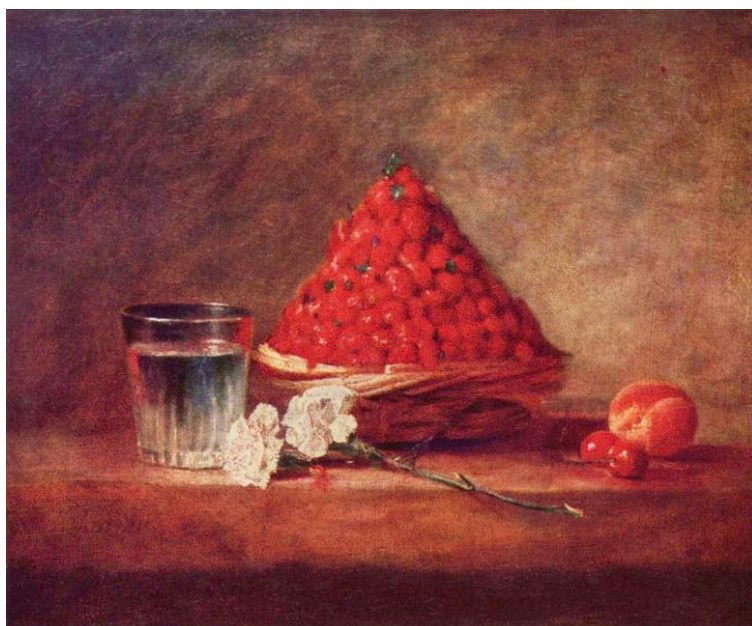
【圖 15】 Jean-Etienne Liotard, *The Game of Lotto*, 1771-1773.



【圖 16】 Jean Siméon Chardin, *Pipes and Drinking Pitcher*, 1737.



【圖 17】 Jean Siméon Chardin, *The Silver Goblet*, 1728.



【圖 18】 Jean Siméon Chardin, *Strawberry Basket*, 1760.



【圖 19】 Jan van Huysum, *Fruit and Flowers in front of a Garden Vase with an Opium Poppy and a Row of Cypressess*, 1731-1732.



【圖 17】 Jan van Huysum, *Fruit and Flowers in front of a Garden Vase with an Opium Poppy and a Row of Cypressess* 局部.



【圖 21】 François Desportes, *Still Life with Ewer*, 1734.



【圖 22】 Jean-Etienne Liotard, *Weintrauben*, 1771-1774.



【圖 23】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Tea Set*, 1781-1783.



【圖 24】 Jean-Etienne Liotard, *Still Life with Apples*, 1783.



【圖 25】 Jean-Etienne Liotard, Marianne Liotard Holding a Doll, 1775.

